

客家和其他族群接觸的相互影響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所
罗美珍研究员

提要：本文從一些語言現象和信仰、習俗討論了客家和其他群體接觸後的相互影響。

On the influence each other in contacting between Hakka and other groups

Professor Luo Meizhe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d Hakka people contact with other groups. They have influenced each other in language and culture.

引言

西方語言學把方言看作是在共時階段和民族共同標準語相對而言的地方變體。我國的情況和西方很不相同。多數民族語言現在沒有形成統一的標準語（漢族過去也沒有統一的標準語，漢字只是超方言的音節文字），在歷史上他們只有過種族語言。現在的方言是民族內部不同支系（部落或氏族）的語言。由於遷徙的關係，在一些地區各支系有交錯分佈或雜居的情況，往往在同一地區的不同支系（部落）之間不能通話，而同一支系（部落）的人相隔地域很遠也能通話，表現出群體性比地域性更強，如：同在雲南省墨江縣的哈尼族，自稱為xaŋ iŋ 的不能和自稱為piŋj ŋ 的通話，但前者能和元江、普洱縣同一自稱的人通話；後者能與江城、景谷、鎮遠縣同一自稱的人通話。漢語也有類似情況。分佈在廣東的潮汕人不能和說粵語的人通話，但是可以和福建廈門人通話。漢語有用漢字記載的古韻書，劃分漢語方言從一開始是把《切韻》作為觀察方言歷史變異的比較基礎。因此我國對方言有三維的理念：即方言是一種語言的支裔和地方變體。它具有三性，即：群體性（支）、歷史繼承性（裔）和地域性（地方變體）。同屬於一種語言的不同方言有共同的历史來源，有大同小異的基本詞匯和語法結構。但是某種語言如果有分佈在不同地域的不同支系，由於生態環境和社會生活共同體的改變或所接觸的其他群體的不同，這些支系語言的語音、詞匯、語法結構會在繼承原祖語、創新、融入三方面表現出所差異。差異的程度如果變得很大，則有可能形成混合方言或改變原有性質，成了另一種語言。因此必須從動向發展來觀察語言和方言。

筆者的祖籍是福建長汀。這是個客家從形成到發展的純客地區，但是這裡的客家人也和其他群體有過頻繁接觸。筆者在那裡生活了十二年，親身了解到該客家地區的一些文化情況。本文試圖從一些語言現象和信仰、習俗來看看客家祖地的客家和其他群體接觸後相互影響的情況。

客家話的語音從宋代開始脫離中原漢語的變化途徑。最明顯的有兩條：

1. 古漢語的濁音聲母 b、d、g、dz 至宋代中原漢語全部清化，變為相應的 p、t、k、ts。在變化過程中，幾個大的漢語方言有不同的變化方式：

官話 平聲變為清音送氣（ph、th、kh、tsh），仄聲變為清音不送氣（p、t、k、ts）。

粵語 平聲變為清音送氣，仄聲一部分變為清音送氣，一部分變為清音不送氣。

閩語 平、仄聲多數變為清音不送氣。

吳語 平、仄聲都不清化，保留古濁音。

客家、湘、贛語 平、仄聲多數變為清音送氣。

2. 濁聲母的上聲字歸入去聲，中原漢語在唐末有所反映，到了宋代，大多數方言都是這麼變化的。客家話有些字依這條規律起變化，但是有相當一批全濁和次濁上聲字不歸入去聲而是歸入陰平。如：坐、淡、近、馬、買、有、冷、咬。

上述兩條特征隨着各地方言材料不斷地公布，發現山西南區方言；皖南的太平、休寧等縣；江淮的泰州、南通等縣以及湘語、贛語也是濁母字變為送氣清音；而陽上讀陰平在皖南、江淮以及贛語也有一些字這麼讀。這些地方大多是客家先民遷徙的出發點和經過的沿途。說明這兩條是古代中原西部的方言特徵。客家先民一直保持這些特徵到定居點。中原漢人南下遷徙到其他路線的（吳、閩、粵）不具有這個特征。

客家話裡有一些和蘇州話相同的語詞（註 1），也有一些相同的信仰和習俗。這也是客家先民將遷徙沿途接觸到的語言和信仰、習俗帶到了定居點，如：

蒔田（插秧）、篩酒（斟酒）、*野好（很好）、*解多（那麼多）、淘茶飯（茶泡飯）

蛇是越人的圖騰崇拜。在蘇州有蛇王廟，農曆 4 月 12 日是蛇王的生日，要敬拜。客家居地屬於山區，蛇多，接受了越人的蛇崇拜。在福建長汀和廣東梅州都建有蛇王宮。地藏王在安徽的九華山有廟。農曆 7 月 30 日是地藏王生日，蘇州有遍插捧香的習俗。記得小時候在長汀這一天也有于牆角旮旯遍插香的習俗。

蘇州人說的“會子”，長汀客家話叫“銀會”。這是一種經濟上互助的組織形式。一家急需用錢時，常邀請親友出份子錢。以後每月各家輪流收取份子錢（發起的這一家也必須按月出份子錢，收份子錢的這一家要宴請大家）。

敬惜字紙 蒼頡崇拜 小時候父母經常教育我們不能糟踏字紙；不許將寫有字的紙或書本放在屁股下坐；不許拿字紙來擦屁股，否則會“瞎目珠”。陳子展先生在《太白》第 2 卷第 8 期 1935 年也講過一段話：“記得我初入私塾讀書的時候，拜了孔子，拜了先生，先生就教我要怎樣敬重書本，敬惜字紙。有一次，有一個同學把字紙擦屁股，拋在茅坑里，先生見了，忙躬身把字紙取出，用水洗過，放到貼有敬惜字紙的字紙簍里，候惜字會的人收去，投進惜字爐焚化。當時先生把我們痛罵一頓，說是會瞎眼睛，或遭雷打”。台灣新竹客家現在還專門設有燒字紙的爐，旁邊有一塊刻着崇敬蒼頡的字碑。

文字是人類三大發明之一。我國的漢字至今已有五千年的歷史。相傳漢字是蒼頡創造的。遠古時期，巫史是不分的，巫就是史官。世界上許多文字最早都是神職人員才掌握、使用的，充當神職人員和神溝通的工具，因此文字那時具有了神秘性。漢字造出

来以后也产生了神秘的影响。那时认为“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龙乃潜藏”(《春秋元命苞》)。反映了人们对文字惊天地、泣鬼神的巨大威力的赞美和膜拜。苍颉在搜集整理原始记事图画和记事符号以及创制新文字的符号方面有过重大的贡献，所以人们敬仰他。敬惜字纸观念的出现是对文字又敬又畏心理的集中表现。近代识字的人逐渐增多，文字的神秘性才逐渐淡化。

老鼠嫁女的童话过去在中原和南方流传很广泛。记得小时候在墙上常有张贴“老鼠嫁女”的画，栩栩如生，至今还印象深刻。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有丰盛的食品，荤的素的摆满厨房。老鼠也就在这个时候钻出洞来偷食、闹腾，唧唧叫喊。因此民间传说正月十七老鼠要嫁女。它们的花轿是小姐、太太们摆在床下的绣花鞋，红漆筷子当轿杆插在鞋帮里；鼠郎把又红又胖的胡萝卜当马骑，长长的萝卜绿缨当作缰绳攥手里。前面的鼠乐队吹响半截的葱叶嘀嘀嗒，敲起碗碟嗒嗒嗒；矮鼠捧着大红枣，高鼠怀抱杏黄桔，好不热闹！如今长汀话把在人家耳边说悄悄话，还形容成“老鼠嫁女”。

客家人在福建長汀形成客家首府以後，影響力逐漸擴大。與長汀地界相鄰的閩西北方言裡有了一些和客家話相同的詞彙，有些詞顯然是從客家話傳過去的，因為其他地區的閩方言不這麼說（注2），如：

普通话	福州	厦門	永安	建甌	建陽	沙縣	松溪	龍岩	龍溪	長汀
他	伊	伊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星	天星	星	星宿	星宿	星宿	星宿		星宿		星宿 +
旁边	旁边			边舷		边舷	边舷	边舷	边舷	边舷
屁股	股川	骹川	屎窟	屎窟		屎窟	屎窟	骹川	骹川	屎窟
水稻	秬	秬	禾			禾		禾	禾	禾+
竹竿	竹筴	竹竿	竹篙			竹篙			竹篙	竹篙+
看	覷	看	*映			*映	*映	*映		*映
丢人	毛面	见笑		跌古	跌古		跌古			跌古
省俭	省				做家		做家（崇安）			做家
别针							扣针（崇安）			扣针
弟弟	伊第		老弟			老弟	老弟	（三元）		老弟

媽祖是沿海地區閩人的信仰。在長汀由於有汀江航運，從潮州到長汀的貨物往來不斷。人們希望有神保佑行途安全，因此引進了“媽祖”，也建有“媽祖廟”稱為“天后宮”，香火十分旺盛。過去小孩命名都要認媽祖為“母親”（客家話稱為“馬子娵哩”），名字要帶上“馬”字（長汀話“馬”和“媽”同音），如：有叫馬友、馬子妹，馬水的，認為這樣能健康成長。

定光菩薩崇拜——定光佛是肉身現世佛。他是福建泉州同安縣人，11歲出家，后在閩西地區當僧人執掌佛教。由於他為人民救災、除禍、驅獸做了不少善事，人們敬仰他，把他奉為神。定光佛在閩南地區罕有傳說，但是在閩北的泰寧、建甌、沙縣等地有定光佛廟的記載。

客家人在福建長汀形成客家首府以後，有了一種居高自傲輕視其他群體的神氣，如：把外地來的人稱為：外江佬、江北佬；把潮州人稱為：合佬（“合”是仿潮州人念“福”或“学”的音，可能是“福佬”或“学佬”，因为长汀话“合”和“学”音同）注3，“-佬”这个称呼男性的后缀是受广州话的影响，有的帶有貶義，如：广州话“烂佬”（恶棍）、外江佬（外省人，不礼貌的称呼）；长汀话“死佬”（死鬼）、大舌佬（结巴男人）；有的不帶貶義，如：广州话“大佬”（有势人）、长汀话“丈门佬”（丈人）、

大户佬（有钱人家）。

把江西人貶作“蛤蟆”（因其說話音像蛤蟆）。有句俗話說：從江西“*開(挑)米過來供(養)老爺, *開(挑)鹽過去湯(醃制)蛤蟆”。客家先民在江西停留了較長的時間。客、贛語有一些共同的语音特征，使用較多相同的詞彙，造成客、贛語難區分方言的現象。但是在贛南，同一个村子里說客家話的人不和說贛語的人認同，客家老百姓把他們叫做“江西老表”，可見兩者不是從一個支系發展來的。在劃分方言時不能僅看語言結構的異同，必須重視群體性。

客家人過去罵畬族是“五姓絕人”，但是為了生活，客家人不得不要向他們所貶低、輕視的人學習，包括種植、交易、通婚等。語言中也吸收了他們的一些語詞，如：

客家話表示母性詞的後綴-*妮，如：伯*妮(伯母)、舅*妮(舅媽)、*妮*妮(母親)，實際是百越民族的詞。畬族把母親叫“阿妮”，傣族叫“依妮”。音都是 me。許多畬族婦女嫁給了客家男子，生孩子以後教孩子叫母親，很自然地會用他們原來的稱呼。慢慢地就吸收到客家話裡來了。此外，客家話裡還有一些用漢字無法表示的詞也大多是百越語，如：長汀話的“*恆”(捆緊的意思) 畬語 hin 也是緊的意思；“茅寮屋子出相公”的“寮”，就是畬族說的“房屋”；“用皮鞭子打”梅縣話和傣語都說 lai ；“褲子脫落”客家話和傣語都說 lut。

客家人待客的“擂茶”，過去實際是向當地土著學來的充飢食物。小時侯筆者吃的“擂茶”是將大米炒香以後磨成粉末，然後放進鍋裡摻以番薯煮，又香又甜。後來客家婦女將這種稀粥加上各種香料，成了待客飲料。貴州的苗族也有做“擂茶”的習慣。“魚丸”是向閩人學習的食品。長汀處於丘林地帶，產魚不多。客家婦女將豆腐磨成膠狀，摻以番薯粉和豬油，上鍋蒸成豆腐糕，美其名曰“魚丸”。即閩人用魚作成的“魚板”。

長汀過去有一種習俗叫“打合同”，指男子去當上門女婿前要和女方父母簽訂一項協議：婚後所生子女，第一胎姓女方姓，第二胎姓男方姓，以下按順序如此輪流。男的對女方父母負責生養死葬，結婚時不出聘金，女方也沒有嫁妝，男的可以繼承女方父母的財產。這種習俗遷徙至閩東地區的畬族也有。此外，像二次撿骨葬也是客家人受到南方土著的影響。

以上的實例說明：族群接觸的影響是雙向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單向影響很少見，只是影響有多有少而已。在社會歷史的進程中，封閉的群體社會必然滯後，能夠吸收他人先進文化的開放群體必然先進。而強勢群體如果霸道、欺人，不得人心，也終將被歷史所唾棄。這就是今天強調要尊重多元文化、建設和諧社會的道理。用我國著名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的一句名言來結束本文：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世界大同。

註釋：

- 1.. 蘇州話引自業祥苓的《蘇州方言詞典》。凡漢字左上角打有星號“*”的是同音字，非本字
- 2· 閩語引自陳章太 李如龍的《閩語研究》 語文出版社 1991 年。
- 3· 對潮汕人的稱呼，在廣東有叫做“福佬人”的（因為來自福建）；也有人認為是“學佬”或者是來自河南的“河洛”。本人沒有做過考證，只採用第一種說法。台灣洪惟仁教授考證是“駱獠”比較可信。“駱”字的左邊他寫的是“犬”旁，本人打不出字來。這很可能是古書上的“駱越”，而“獠”可能是古書上的“僚”，與今老撾的“老族”有關。潮汕人有百越後裔是無疑的。